

散文·美景履痕

穿越八分钟

□谭艺君

我的每一天，都是从八分钟美好的穿越开始的。

从家到单位，坐108路公交车，可从黄山路口下车，亦可从科教文化中心下车。我度量过，从黄山路口下车，步行到单位要八分钟，而从科教文化中心下车，步行到单位需六分钟。而我从来都是舍近求远，在黄山路下车，走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踏着绿荫，呼吸着花香，穿越八分钟的美好，每一步都仿佛踏在琴弦上。这片树林，像一泓翻卷着绿色波涛的湖水，温润着我的心灵，让每天的生活，因这八分钟，而有了一个鲜亮的开头。

这片树林，高大的白杨树亭亭如盖，枇杷树穿插在白杨树之间，枇杷树下，各种低矮的灌木丛生。不同层次的植物，组成一个宽十几米的林带，沿淞江路铺展。鸟儿穿梭其间，洒下愉悦的鸣声；风声轻柔，弹奏出枝、叶、果的弦音。踏着树荫走在林中，你仿佛能听见树木的呼吸四处弥漫。绿意阻隔了尘世的风霜，这里仿佛是都市宁静的桃花源。

在树林的入口处，是一个椭圆形的木质花廊，五六棵粗大的紫藤，遒劲的手臂纠缠着，搭在花廊顶部。五月春深，紫藤淡紫色的细碎花朵繁密地开，一簇簇、一串串，如烟如瀑，与阳光一起倾泻下来，仿佛一挂紫色碎玉的珠帘，悬挂在春天的门楣，让人不由生出一帘幽梦。坐在花廊下，密密麻麻蝴蝶形花瓣垂落在眼前，紫色从花的根部渐渐晕染开来，花骨朵似一滴滴紫色郁结而成的水晶。你仔细地看，每一朵都不相同，有的紫在脸颊，有

随笔·心灵絮语

幸福何来

□梁喜英

幸福来源于美好、喜乐的事物。

孟郊步入暮年时高中进士，写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名句；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遭到赦免，便有了那“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快。

幸福有时候也来自于悲伤的事物。

韩寒曾说：“人世间最美好的成语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万事如意，而是虚惊一场。”当你以为灾难、悲伤要来临，被巨大的恐惧所笼罩，却发现原来不过虚惊一场，这便是幸福吧！纵有“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也可“化作春泥更护花”。悲哀的事物发展到极致，否极泰来，也有别样的幸福。

有时候，幸福也来源于被忽略的微小事物。

村上春树随笔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中的“小确幸”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摸摸口袋，发现居然有钱；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你打算买的东西恰好降价了……生活中小小的幸运与快乐，是内心的宽容与满足，是对人生的感恩和珍惜。当我们将这些“小确幸”拾起时，也找到了最简单的快乐！

其实，无论是美好的事物，还是悲伤的事物，抑或我们注意不到的微小，幸福不幸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内心。“夫秋，刑官也。”自古秋就常与悲哀相联系，而刘禹锡却写“我言秋日胜春朝”；明明虫鸣无悲无喜，而王安石却写“悲虫亦好音”。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本无美好与悲伤之分，我们所感觉到的情感不过是源于心而显于物，幸福也是如此。

所以，心中有幸福，便时时幸福。

诗歌·紫陌红尘

影子（外二首）

□谢 腾

当你第一次
悄悄跟上我的时候
我完全失去自由

每天缠着我比个子
围着我调皮地旋转一周

学我开心地展臂奔跑
也学我安静地为爱忧愁

那么
当太阳暴烈地直逼而来
亲爱的
让我轻轻把你藏在身后

直到日上中天
幸福地融进
我的身体里头

晚饭

鼻孔里跑着一列
旧式的蒸汽火车 开足马力
蹭着血飞奔而去
差点碾碎神经
呜呜的嘶嚎在喉咙里回响
那种高亢一度让我痛不欲生

其实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
鲜血被泵到嘴唇
最终泵到双眼 像被
热烈的情人
第一次带到僻远的旅馆
第一次了解
火焰和泪的关系

而这次
我眉头紧锁
颤抖地摆摆手

吃不了这种辣椒了

老张的秋地

如果悲壮有一种颜色
那应该是枯竭的黄
玉米圆睁着眼倒下
老张的视线替它们向前瞭望
在秋地的内部
只有一根玉米不知向哪里冲锋
隔壁的老张夜夜和它对饮
被镰刀割断的手指
埋在身后似盈而亏的谷仓

秋地和村庄联姻
只有老张的酒在纵情颂赞
颂赞千年之后，只剩下喑哑的
歌词
歌词在秋地里一遍遍回荡

老张忍不住落泪时
一阵狂风
猛烈地将长空鼓起
留下比空夜还空的
巨大口腔

郑板桥接济族人乡邻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自幼家贫，为官以后生活条件才得改善，但他并未将所得俸银留作自家使用，而是分给亲友、乡邻。

郑板桥在山东范县做县令时写给堂弟郑墨的家信《范县署中寄舍弟墨》，至今读来仍令人唏嘘不已。信中谈及族人吃糠咽菜的贫困生活时写道：“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掬取荷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悲悯之情油然而生，因此让堂弟郑墨带上自己的俸银，挨家挨户，逐一散给，尤其对“无父无母孤儿”，“宜访求而慰问之”。他开列了这些族人及亲友、同学的具体名单，要求堂弟将俸银全部分完：“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既得；其余邻里乡党，相周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而止。”

在潍县做县令时，他也年年捐

钱回家，救济族内的穷人。

“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这是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的一段。这样一番古道热肠，一碗炒米茶最是体贴实在，作为一名儒者，板桥的仁爱观念，透过如此朴实亲切的言语，再一次表露无遗。板桥平生最重农夫，认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他不仅告诫家人对农夫要“体貌”（以礼相待）、怜悯、周全、宽让，还要求家人学习农活，自耕自种，自采自收。

据《清史列传·郑燮传》记载，他这种乐善好施的行为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晚年归老躬耕，时往来郡城，诗酒唱和。尝置一囊，储银及果食，遇故人子及乡人之贫者，随所取赠之。”

仁爱中华